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崇禎類

謝廷傑 崇祀大儒以明正學疏

李 頤 崇祀真儒以培道脉疏

王世貞 光復孔廟祀典評定從祀諸儒疏

劉元卿 聖世理學大明祀肆儒以興正學疏

陳于陛 議從祀疏

吳中行 議從祀疏

高攀龍 崇正學關異說以一人心疏

張問達

邪臣橫議乞嚴逐以維世道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崇禎類

崇祀入儒以明正學以育真才以隆聖澤疏

謝廷傑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正月

臣聞欲致治者必資於用才然而人才有高下則政  
治之汗隆隨之是故真才之長育不可以不豫也欲  
成才者必由於學術然而學術有純駁則人才之高  
下隨之是故正學之講明不可以不切也欲明學術  
不徒在於立黌序設條教必由有大儒焉樹之標準

昭之議則然後可以一衆趨堅初志而要之有成是  
故於所謂大儒者生則禮而師之歿則從而祀之不  
可以已也仰惟 皇上以天縱之資撫日中之運詔  
諭數下求賢審官蓋於用才圖治心至切矣 臣感激  
遭逢不揣愚陋思俯效涓埃仰贊明聖竊敢推本所  
以明正學育真才以隆聖治而上副聖心者爲 皇  
上陳之 臣伏見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篤信  
聖人力探道妙謂儒者之學不獨功利非所當爲卽  
訓詁詞章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明博約

之旨以發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名曰致良知其大意以爲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本假外索而自有真知是所謂良知也人能不蔽於物欲不特於見聞使虛靈之體湛然常存寂然常應是所謂格物以致良知也良知致則出吾所固有者以酬酢萬變宰制羣動如出規矩以爲方圓無有乎不足無有乎勿當此所謂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一貫之道也其爲理明白而易簡其爲說精確而圓融舉凡近世舍內逐外支離浮漫之習與夫慕空耽寂枯稿遺落之弊

云洗而空之至其行履則忠孝正直不愧屋漏發爲

文章措爲政事建爲勳業皆炳炳巍巍在人耳目臣

嘗僭評孔孟周程之後所謂大儒未有過於守仁者

也顧在先朝廷臣屢乞以玉守仁及大學士薛瑄從

祀孔廷廟庭瑄幸已允所請而守仁猶欲待事久論

定遲而未決夫其所以欲待論定者不過疑守仁之

學專主於身德性與朱熹之道問學不同而已臣愚

竊惟尊德性道問學非兩事也德性不可以徒尊必

道問學而後其尊者始有實功不然則禪矣問學不

可以徒道必尊德性而後其問與學者始有主本不然則詞章矣功利矣要之天之與我德性之外無他物故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本體之外亦別無工夫之可信今觀陸九淵之論未嘗不及於讀書而朱熹之教門人未嘗不以身心爲務則彼分朱陸而貳之者非知貳子之學者也而又何可據以疵守仁乎且夫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公學而公言之則其議論固自不能無異同亦不害其有異同昔朱熹守信程頤何啻著蔡臣於傳易則其說多異焉論者不以是



去取其從祀而獨欲以是抑守仁此臣之所未解也

今天下經生學士類多誦習守仁之書於所謂正學

蓋已知所向往獨從祀之議未定則朝廷所以一彼

衆翹堅其初志而要之有成者猶未備也臣產於江

西今奉命巡按浙江江西者守仁過化之地浙江者

守仁所生之鄉也臣於守仁考之頗悉知之頗真故

臣竊願臣呈上崇祀守仁使與瑄並俎豆於孔庭於

以樹標準昭儀刑庶幾正學昌明真才輩出聖治之

隆聖心之副一舉而兼得之而萬世之下相與稱曰

本朝文獻之盛從祀者不止一人焉書之簡冊豈非  
聖代之光哉

懇乞聖明集公議崇祀真儒以培道脉以隆萬

世文治疏

李頤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正月

惟祀典之至重者莫過於脩食孔廟故非可祀之  
人而得與至重之典是瀆聖也因典禮之重而遂遺  
當祀之人非尚賢也我明興二百餘年絃歌之化暢  
乎遠邇庸人孺子皆知誦法孔氏夫何璧宮之側俎  
豆其間者僅止薛瑄等八人豈瑄之外真無其人哉或  
有之而歷世未遠其時公論尚未定抑或隱於下位

而表章者無其人耳我皇上肇登寶位稽古右文  
正理學大明之會頃者御史謝廷傑疏舉先臣王守  
仁擬議從祀之列臣待罪言官凡有潛德未揚皆當  
據實敷陳以翼文明之化况生同其里素得於聞見  
之真者敢不爲臣皇上陳之臣謹按餘干故儒胡居  
仁質本深潛學由積累其進修以力行爲實地其要  
領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窮經講  
學深得濂洛之傳晏處而存省益嚴飭躬而細微必  
謹其他如孝友之實行履歷之大致卽今愚夫小子

皆能述之誠所謂躬行君子斯道先覺也當時本省  
副使夏寅在諮時政得其水利拾條命有司行之百  
姓至今稱便提學僉事李齡聘王鹿洞講立學規而  
後學守之與朱子教條並傳其平居著述有易傳春  
秋傳冷頗散逸迭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錄有粹言有  
文集其間議論廣次精微高明平實莫非羽翼六經  
發揮斯道其有功於聖門真非淺鮮已也故先臣楊  
廉集國朝理學諸臣而道簡所序獨揭薛瑄胡居仁  
至謂朱程高弟豈多讓之當時縉紳名流如吳廷舉

羅欽順張吉葦咸極力推尊至有願爲執鞭之語近者副都御史鄭世威因議從祀亦云宋儒自周程張朱而下我朝理學若薛瑄胡居仁皆傳得其宗聖學正裔此皆歷歷可考者夫薛瑄際行時道其學術事功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覩居仁隱處草澤不求聞達而一旦名動海內稱之者輒等之瑄焉非誠不可掩安能至是哉臣愚所以必信今之從祀者自瑄而下無有右於居仁也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勅下禮部廣集羣議據實上聞如果臣言不謬將

胡居仁同薛瑄王守仁從祀孔廟而以其所著居業錄粹言同薛瑄讀書錄儒行纂修編於性理之後列於黌宮一示來學庶理學益明真儒輩出而我國家文治之隆將萬萬年無疆矣

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疏

王世貞

南京刑部尚書  
萬曆十六年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  
覩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卽自漢唐宋以迄胡元  
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高皇帝因仍無改且  
式廓之至憲孝二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佾  
舞則益而八邊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箴以加矣  
世宗皇帝陛下明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  
信崇真是破述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



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傳遂至  
佾舞籩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  
殿名更爲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竝紳衿之士入與  
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  
所窺見以臣聖主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  
臣之微指臣竊以爲奉行若之過也今幸邁禮樂將  
與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冀  
爲此冒昧上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  
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於臣聖化不爲無補

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  
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  
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  
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家語所紀雖不盡  
覈然而朽木糞土之誚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  
罪名教冉求爲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鳴鼓之攻  
非徒之責凜乎霜鉞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  
權相之奪情以庶勵百僚又屢飭有司之掎剋而予  
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偃

然於夫聖一室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謬盪不倫至此也臣以爲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有若南宮适臣子其言行蓋爲純嘏庶可從顓孫師之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初年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嘗議摘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著濮議微合新禮遽登從祀臣以爲登歐陽修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戎馬倥傯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

賢視歐陽修何啻徑庭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  
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通下禮官館閣大臣會議定  
奪庶幾 聖道益隆 聖德益顯臣本腐儒竊覩追  
隆孔子之典屢益於累代而驟損於 盛朝不無有  
慨於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祀顧瞻廟貌徘徊堂  
廡私心搖搖怛怛如有所失敬披肝腑一得之愚遂  
忘尸祝越俎之戒 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  
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

聖世理學大明乞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臣聞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又安平寧者人爲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淫蕩邪僻則學爲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爲學而仁流萬世或以師友爲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流仁最遠彼以爲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周

程之後特爲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來  
故自宋至元迨我國朝遵用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  
何往非朱熹之功然熹之註疏古以爲涉海之航而  
後之學者遂以航爲海於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  
聖人以爲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  
而提掇良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之  
知無不良人皆可以至於堯舜而患不致知耳希聖  
之路久塞而復開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萬物皆備  
譬之猶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爲航守仁復直指人心

使曉然知海之不遠故皆托門之嫡脉其並得從祀  
宜矣然臣以爲朱熹之功大矣所以開朱熹者誰也  
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之功大矣以  
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不可  
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  
求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海孰與衍熹之學得之  
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  
臣觀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  
亦嘗終日危坐以求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

都可見乃尊堯一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  
人本末備具咸可舉行視世儒迂踈無當又何如也  
彼其師楊時以爲惟從彥可與言道而從彥少然可  
亦亟稱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程祀矣楊時又增祀  
矣乃從彥與侗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缺典也守  
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  
者則當以鄒守益王良爲首守益之學卽時行物生  
卽天載卽三千三百卽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  
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皜肫肫而行不離



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良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夷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所自爲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其以褐衣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或以孝弟爲剩談以懲窒遷改爲汨滯芻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於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但尊朱熹而及其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爲大亦無但尊守仁而

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爲益卽四臣兢兢躬行或墮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默坐澄心或忠義形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玄悟奇行而今所崇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繩申飭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其爲補豈小小哉夫學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願附於賢聖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今使人釋繩墨而可以得賢聖其誰不欣然從之畫工之畫也惡圖狗馬好作鬼象則以人之所不覩者易逃爾今欲使

鬼之說得熄則無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爲增祀  
四儒不但可以補先今之缺典蓋亦正學術大機也  
伏惟皇上採納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  
臣羅從彥李侗先臣鄒守益王艮則俎豆生輝斯文  
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

議從祀以崇聖道疏

陳于陛

司經局洗馬  
萬曆十二年九月

據禮部手本開稱河南道御史詹事講奏前事請以先臣尚書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奉聖旨禮部看下來說欽此該本部題覆照先年例

勅翰林院詹事府左春春坊司經局國子監諸臣各直抒所見核議以聞奉以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從公品騰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據手本該科道諸臣疏言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

諭德吳與弼修撰羅倫僉事吳仲韶布衣吳居仁陳  
真晟王良等竝令從祀部覆照前例行各該衙門一  
併擬議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臣惟  
自古哲王靡不遵聖教表真儒以光顯人文彌綸贊  
化所從來久矣我 皇上勵精求理虛懷重道慨然  
俞言官之請以諸臣從祀博延廷議將親賜臨決以  
定懿典嘉惠來學甚盛舉也臣幸承空乏從儒臣後  
佐議論之末其敢不敬獻其愚臣聞之祀報功也孔  
廟之從祀報先儒覃精著述羽翼六經者之功也功

誠在所可重雖三十六經師之流皆嘗儼然侑食而  
不爲泰非此族也卽行履節槩超越人羣其流光竹  
帛者莫不係從祀與否而祀典則不容溷及矣此前  
代議從祀之定衡也本朝道化翔洽仁賢輩出軼漢  
宋遠甚乃律以翼經之格顧歆然若不足焉卽先臣  
薛瑄之從祀議者尙求多於著述持論未決者數十  
年而後定誠慎之矣必欲舍是而漫施月旦于德業  
品流之間諸鴻碩彬彬相望又有不盡言官所稱舉  
者安能一一而躋之俎豆之列乎臣之謬妄以爲茲典

也主于推而進之使操襍而莫辨其失也濫主于約而裁之使寂寥而莫續其失也隘二者皆不可也明興二百二十餘年于茲僅祀一臣瑄耳瑄之外寧無可繼其軌躅者至于著述一事方今聖道若日星明而江湖流亦宜無深泥于訓詁牋鮮間第取生平立言出于自得之真而足以發舒聖德興起來學者是則可稱于羽翼之林也匹若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臣竊以皆無愧于從祀者也獻章之學以致虛立本以正靜養爲善之端倪以勿忘勿助之間

爲體認之則以無所安排自然應用不遺爲實得蓋  
始嘗求之聖賢典訓而無所湊泊也然後舍煩之約  
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實不測之神真見心體隱然  
參前倚右日用應酬闔卷舒無不自得庶幾乎聖  
人之道知而好好而樂者也守仁之學以聖人爲必  
可至以心之良知是謂聖以萬事萬物之理皆不外  
乎心其致良知之說大意謂心之本體卽天理之昭  
明靈覺卽良知人能實致其知天理常存和融瑩徹  
充塞流行天下事雖千變萬化以此應之更無遺缺



滲漏其道明達而易簡其功夫直截而灑脫其文又  
取之大學孟子而稟裁于靜虛動直太公順應之指  
于聖人之道可謂識其大矣合二臣而評之守仁之  
世近矣然能樹標幟于獻章之後而擔荷甚重獻章  
之遇訕矣然實啓關鑰于守仁之先而造詣最淳今  
遺書具存諄諄乎仁義忠信之談娓娓于子臣弟友  
之際其于弘闡聖教醒寤後學爲效卓爾世之譏獻  
章者曰偏于靜譏守仁者曰偏于知以爲竊陸九淵  
揚簡之緒而近禪臣以爲非篤論也獻章曰不離人

倫日用見鳶飛魚躍之機守仁曰知之真切篤實即  
行行之明覺精察即知彼蓋合動靜知行交養並進  
此非陸楊之學而周敦頤程灝之學也使二臣得事  
聖門方且躡游夏而希回賜何疑于一從祀哉居仁  
之學以持敬爲的以至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其  
道始於卑近而漸造乎高遠蓋闇修力踐之儒也清  
之學養正性特正行漆志經傳于聖賢之指多所發  
明而尤遠于易蓋篤信精詣之儒也二臣聲聞風槩  
視獻章守仁疑若少遜然皆能履繩而趨審步而進

近守先聖以待後之學者臣以爲祀一居仁可以明  
爲己誠身之重而使學者無馳騫空談標榜之習祀  
一清可以存著述翼程之意而使學者無尙懸解簡  
徑之科所禪補于正學者非淺小也臣請以學術同  
異之辨畧而言之蓋聖賢之學有妙悟而超詣者此  
上智之獨專也亦有下學而上達博取而約受者此  
無知愚賢不肖公共之學也夫孔子天縱生知之聖  
也而克復語之回一貫語之參賜其以本體精微之  
指心心付受最明白簡要矣然不知以是爲立教之

恒也其誨人曰入孝出弟曰言忠信行篤敬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有倫事有經循循乎不凌節  
而施也而至于命與仁則罕言矣惟與天道則弟子  
不得而聞矣聖人之意豈不以微言神解非可厚責  
之學者而垂示教法使人人有所持循則本末始終  
先後一定之序斷斷不可易耳此孔子之道所以  
爲大中至正而萬世無弊也孔子而後道學莫盛于  
宋若周惇頤程顥皆以契悟自得爲宗者也則有意

乎尊師道重檢式矣而集大成者惟朱熹其教人爲  
學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依然孔門軌則也夫以熹之貫穿經籍旁涉百氏豈  
不知得心忘象之說簡易條鬯而可喜然寧固守其  
說不干蹈乎徑悟躐造之歸如註浴沂章稍涉高虛  
後蓋亟誨之註默而識之不以爲識之識而讀如記  
志之志雖其拘牽文義未必盡合于聖人而一念扶  
持正學惟恐涉他足而誤衢徑可謂良工獨苦矣故  
臣愚以爲立萬世中正之極者孔子繼孔子而發明

正學者朱子嗣是若元之許衡本朝之薛瑄以及胡居仁蔡清老徒皆謹守其學不敢銖髮踰越所謂朱子之忠臣也獻章則不以箋經註書爲事守仁則不倚爲六經註脚熹之學自茲岐矣然獻章之言曰吾道有宗至千秋朱紫陽其尊信之如此又曰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致懷後人立志持論可謂至公者也守仁則不欲以自居爲諱曰吾說與朱子時又不同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又曰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

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夫學天下之  
公學也苟以大本大宗爲標的則何嫌于後人之殊  
以相規相益爲琢磨則不必其立論之合所患者人  
懷自是莫肯相下必欲盡掃人之說而歸之己則重  
爲學術妬耳臣嘗虛心平氣而論之獻章守仁之學  
猶之飲醇醪而棄糟粕得魚兔而捨筌蹄宜其薄訓  
詁于不事矣不自難有般僂不廢繩墨雖有羿基不  
廢設率乎慕之學實能爲獻章守仁而能不爲者也  
要之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假令世有高明之士必

欲泐汰言辯擺落形迹以見本心自悟自爲收斂修  
之奧竅之中而聖域立躋卽以獻章守仁爲師可矣  
誰得而禁禦之若夫垂世立教以中正範天下後世  
臣謂非熹之學不可也何也世之上智者少而中才  
以下者多也試呼途之人而告之曰致爾良知守爾  
未發之中存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猶之奉爰居以  
太牢响鸚雀以鍾鼓也其不覩覩然驚而逃者鮮矣  
若夫導之六行演之六藝檢押以制之優游以俟之  
則五尺之童在家遊監未有不所非而之道者也且



夫全之談性命者疎意而事掇拾臆目而希徹昭靈  
覺暫萌豈不或悟然而物欲旋蔽轉躬之間所得如  
係風捕影春湯空虛迄無可循之學不若從事進修  
之實得鉢則其鉢也得味則其味也臣嘗謂學獻章  
守仁之學其入道也雖易而浮岩踞墮之夫亦或托  
焉而有其僞學熹之學其入道也雖難而篤志謹愨  
者尚可服習積貫而無詭于聖人之途故曰熹之學  
正學也夫于三臣從祀業也力贊之矣奚又爲此喋  
喋也臣誠過計以守仁之學與朱子稍有異同據其

一時憤激之論雖自論爲毫釐千里之分察其各自  
明通之心非恣爲入室操戈之舉第恐後戔戔不復  
研審其精微顛務逐尋乎聲嚮見守仁之從祀已久  
輒疑朱子之學術爲非或謂妙悟之英功高于著述  
之富或謂統緒之賢不肖乎羽翼之名意所欲違則  
稱之曰聖學之去殊方所可排則鄙之曰支體之疣  
贅此正守仁所謂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邪說誣  
民叛道並代人得而誅之者也昔陸九淵之學稍與  
朱子參看人詆之爲禪守仁以爲極寬而欲洗之謂

熹有知將不能一日安享于廟廡之間假令今之學者過于信守仁而輕于詆朱子則守仁豈能一日安于廟廡間哉臣智陋固不敢立異說以蓋先賢之美亦不敢徇衆見以背父師之訓竊懷區區輒直抒以聞惟皇上下禮臣博詳羣言斷自聖心進獻章守仁以褒寵高明之賢無遺居仁以崇植中正之學或以蕪言萬分之可採布之功令自今有倡爲新異之說輕詆朱學者必罪之此非獨以右熹亦所以安守仁也

議從祀疏

吳中行

右中允管司業事  
萬曆十三年八月

竊惟諸儒從祀既以表章先賢亦以風示後學最重  
典也頃者皇上因言官之請特下禮部命儒臣集議  
臣等特罪辟雍有關職掌請借箸而畢陳其說焉  
聞之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在道在六經是六  
經之傳與天地並也夫自古聖人多矣獨崇祀孔氏  
非謂其刪述之功開羣蒙以垂憲萬世乎故崇祀者  
既以功則從祀者亦視其功何如其或謂我明興

二百年來右文之朝久道之化猗歟盛矣止祀一人不妨多議臣以爲無其人而取數之多者濫也有其人而責備之過者苛也肇舉儀章匪徒粉飾丕視功載自有權衡義羽翼六經之功有三焉曰宗源曰修踐宗源者道之體也修踐者學之方也夫道若大路然知宗源而昧修踐是識路而莫由者也知修踐而昧宗源是冥行而不察者也神化性命直窺帝則是爲宗源實體真精無歎躬行是爲修踐斯二者以言乎適道則均也先秦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則傳

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汨溺之餘理學晦矣  
宋儒則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至于昭代斯  
進如邱中天經術旣備理學亦明卽有著述微言不  
出漢宋餘緒臣愚以爲今日議從祀者不宜專據著  
述但當夷考生平或於踐修無媿或於宗源有窺皆  
可稱羽翼之功而列俎豆之間者也夫道貫萬世而  
無敝者也凡言學者隨時所習因性所近也凡言教  
者採時之弊拯性之偏也尚宗源則其流或偏內而  
敝也虛尚踐修則其流或偏外而敝也腐天生豪傑

起而振之但有禪風教卽有功聖門至其流遠枝分  
或失之玄虛者或失之迂腐者未可沿流而咎其源  
因枝而疵其根也今之儒有競虛華之談而濶畧行  
檢者矣故若薛瑄若胡居仁踐履篤實足爲後學之  
模以修身爲教而有功于六經修踐者是可祀也今  
之儒有局支離之跡而茫昧本源者矣故若王守仁  
若陳獻章悟識通融能發先聖之奧以明心爲教而  
有功于六經宗源者是可祀也斯二者誠不可偏舉  
而獨遺矣况薛瑄之讀書錄胡居仁之居敬錄固未

嘗無所發明而守仁之功行卓越獻章之孝義明彰亦未嘗有遺踐履臣以爲茲四人者同功一體所當執議從祀者也臣又竊觀古之人心善成人之美而尚公今之人心善求人之過而多忌惟公則取其大而常略其細惟忌則摘其短而併棄其長富貴功利淪骨薰心伎嫉詆誹索瘢求垢悖理傷教者藉口以天其過講德譚學者設詞而助之攻操戈之徒各有異喙盈庭之說竟無折衷卽令孔孟再生程先復出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誠何心哉仰恃聖天子主



張于上賢輔弼贊襄于下言路申請輿論大同此于  
載之一時而臣等蠡見管窺敷陳淺陋或亦于慮之  
一得也乞勅下禮部議覆舉行徐薛瑄已從祀外  
將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等體從祀則祀功之論  
定崇儒之化彰而于表章風示之典未必無補萬一  
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疏

高攀龍

行人  
萬曆二十年七月

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爲先務而教化之汙隆則學術之邪正爲之所係非小也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近接邸報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爲闡明理學以仰禪文教事大畧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

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  
卒於委靡而不振於是以前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  
行天下一斷章句之舊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臣  
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  
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今以程朱太賢謂其學曰不能  
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耶非耶議之於私家猶  
不過爲一人之偏說而聖賢無損鳴之於大廷則遂  
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 臣有不容已於  
言者矣夫自孟軻沒而孔子之學無傳千四百年始

敦頤有宋儒周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  
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罔極矣然是五  
賢者生於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  
京之徒斥之爲奸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之爲僞學  
賤逐禁錮人迄于亡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神  
聖作民君師卽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爲祭酒  
以司教化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朴承朱熹正學  
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  
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

向風矣我成祖文皇帝益章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爲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刪其異別以諸儒之書類性理全書同頒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之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悞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者

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吳與弼陳真歲曹端  
羅倫莊梟章懋張愈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  
諸人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風俗士有紀綱下重名節  
當變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乏  
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  
井然一有忝當於人心已羣起而議其後故至于今  
上下相繼持非 祖宗教育之明驗歟不意今日乃  
有如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 祖宗表  
章之至憲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卽世則所論程朱之

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以言語形容然其大原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卽博文之謂也居敬卽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卽惟精之謂也約禮卽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竝進而主敬爲本故理自明瑩則心目靜虛動直而初非溺於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逢源而初不流于空寂此聖學所以爲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爲初

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謂一生竭盡精  
力之筆後人學未透其域豈容輕議况古書皆有錯  
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朱儒獨不  
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  
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卽非所  
以爲格致也若夫溺於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  
爲陋豈太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未而闡  
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戶世  
之學者誠能虛心涵諫切已體察毋務新奇而先以



一己之私意主張於前毋立異說而取聖賢之言矯揉爲己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張朱爲四書之階梯以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況今天下不患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知欲伸其一己之說爲世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掃咎於諸儒之學噫何言也夫至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乎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乎諸儒宋之言

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  
不答吾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  
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  
而成功少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芻蕘  
獻說立賢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於  
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庭立廢天下見事功之實而  
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  
正雖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論之實耳豈以人人  
緘默而後爲盛世乎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

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及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矣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彝之良外有惟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

孔孟爲文飾與程朱爲仇敵矣故今對病之藥正在  
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一民之防而後孔孟之道明使  
世則之言一倡天下之棄其仇敵也不啻芻狗焉於  
是人人自騁其私淫詞充塞正路榛蕪將一祖列  
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願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  
人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  
窮理必執族心以居敬朝乾夕惕首祭克治思天之  
所與人而人遂所受於夫惟有仁義禮智四者人  
君爲天之子必克完天之賦予而後永膺天之眷命

一念之發一事之重審其果合於仁果合於義果合於禮果合於智則務擴而勉之力而行之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審其非合于仁非合于義非合于禮非合于智則務遏而弗思禁而弗行如是日新又新純爲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幾次第畢舉 聖王之精神奪天下之意氣 二祖之意振正學于陵夷廢墜之餘 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侵淫于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

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崇古以來未之有也臣入  
任之初適見世則之議不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或  
曰四方多事何暇爲此清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  
本古今之命脉危微之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千聖  
兢兢于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  
闊之誚冒昧上陳伏乞聖明採擇并下禮部覆議  
一遵祖宗之舊制毋惑于二三之說則斯文幸甚  
天下幸甚

邪臣橫議放恣亂真敗俗懇乞聖明嚴行驅逐  
重加懲治以維持世道疏

張問達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臣惟欲維世道須正人心欲正人心須息邪說倘邪  
說橫行則吾道不明人心大壞因而捐廉棄恥潰隄  
踰防以致男女無別君臣無義名檢蕩然人類滅絕  
而世道至於淪敦湮沒不可揀藥吁大可畏也惟時  
有李贄號卓吾者壯歲爲官晚年削髮業已自外於  
名教不足齒矣近又刻藏書焚修卓吾大德等書流

行海內惑亂人心是其人不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其書必不可一日不燬者臣請先以其書一一數之而後論其行呂不韋李園濁亂宮闈潛移國姓此萬古大姦巨盜也今乃曰智謀名臣以此爲訓是使人起非分無望之想也李斯坑儒生焚詩書百家語矯詔擅立君嗣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此國之賊也今乃曰才力名臣以此爲訓是使人長紛更顛擅之姦也馮道歷事五朝朝君臣而暮讎敵此人臣萬古之戒也奈乃曰此吏隱也社稷爲重也不知由梁而唐



帝漢而周而契丹社稷凡幾更矣道之所存者果誰  
家之社稷乎以此爲訓是使人不知有君臣之義也  
卓文君不奉父命而私奔相如此失身之婦也其父  
卓王孫惡而絕之今乃曰非失身乃獲身也卓王孫  
斗筲小才安足與計事孤負良緣遂失佳偶以此爲  
訓是使人不知男女聚磨之恥也司馬光宋之名臣  
其言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加賦而國用足乃桑  
弘羊欺武帝之語此萬古確論也今乃曰光之言可  
笑之甚以此爲訓是以稽尅爲嘉謨也秦始皇行事

載在史冊爲千古覆轍可鑒今乃曰自是千古一帝  
以此爲訓是以殘忍爲英雄也孔子以直道爲是非  
萬古人倫之至也今乃曰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則  
無是非是又以孔子爲不足法而敢於非至聖也書  
之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大都多刺謬不經與夫藏三  
耳雞三足白馬非馬之說何異是其書不可一日不  
燬者也至尤可恨可醜者寄居麻城肆行不檢始容  
無良輩遊於庵已而無良輩拉妓女裸身當白晝同  
浴於池其究也遂勾別士人妻女至有携衾枕而宿

庵觀者一境之內如醉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  
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皆名曰菩薩一時士人之妻  
女果盡皆真菩薩耶滅禮義實倫常壞風俗蓋至於  
贊之行也極矣而後生小子喜其猖狂而樂其放肆  
相率相煽以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公然同於夷  
貊禽獸而不之恤然此猶童稚之後生也邇來卽縉  
紳士大夫亦有捧呪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  
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氏家法而溺意  
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是皆贊之邪說異論浸漬

轉移而誘之迷也嗟嗟是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哉  
近又聞贄之跡且移而至於通州矣通州距都下僅  
四才里倘贄一入都門任寺觀招致而蠱惑之則都  
城無知之士女又被勾引爲麻城子女之續矣不知  
京畿何地也首善之地而四方之極也帥之以正猶  
慮四方未必盡正况可容贄放恣不檢之人以爲畿  
甸辱爲四方倡乎是大可慮也昔孔子相魯國七日  
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考其行事不過曰心達而險  
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耳孟子闢楊墨至比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今楊墨之書俱在亦無大謬於聖人不  
過君臣父子之間微有差錯而孔孟卽深爲此懼今  
贊之書與衍其詭辟視正卯甚其是非之謬戾視楊  
墨甚在廷之臣故更慮其世之日入於亂而人復相  
食也贊之不可容也視楊墨等殆又甚矣楊墨猶往  
代也我朝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李文獻所著書專  
斥濂洛關閩之學肆其醜詆 成祖覽之怒甚曰此  
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侍  
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成祖以其書示之觀畢

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  
儆宜杖之擯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  
誤後人廣曰聞其人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成祖曰  
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卽勅行  
人押季文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  
諭其罪笞以自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  
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燬所著書最是 祖宗之  
法度又森然至嚴可稽也夫聖道重於古今國憲威  
於斧鉞爾贊乃敢以么麼之人訕往聖而背明章亂

一時而禍萬世人心與世道舉何賴焉臣不意季文  
之後乃復有踵訛襲偽倡邪惑世如李贄者伏望

皇上洞察邪說之非與夫流禍之遠卽勅下禮部檄  
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以罪季文之罪  
不許再聚生徒講學惑世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贄刊  
行諸書并搜檢其家未刊書盡行燒燬毋令貽亂於  
後則正學不晦聖教自明人心日就於繩墨規矩之  
中而世道庶可躋於蕩蕩平平之盛矣惟 聖明

覽幸甚